

卡達耶米 · 蘇異
妻

朱葆光譯

中外出版社印行

卡蒙光譯

K
C I

9

12

57/12131

妻

著 夫 耶 達 卡 · 蘇
譯 光 葆 朱

行 印 社 版 出 外 中

月 一 十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妻

著者	蘇聯	卡達耶夫
譯者	朱葆光	
印行者	中外出版社	上海·重慶·北平
發行人	孫伏園	
總經售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九日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上海再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北平三版

譯者小言

卡達耶夫 (Valentin Petrovich Katayev) 對於中國的讀者已是個很熟悉的名字了。因為他的名著「時間前進呀」和「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早就膾炙人口，中國讀者從這兩個中譯本的名著裏已經發生了對於作者親切熱烈的情感。

卡達耶夫這個偉大的蘇聯作家生在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現在他才四十八歲，他生在烏克蘭奧得薩一個教員的家庭裏。他只受過中學教育。一九一五年他參加歐戰，在炮兵裏當志願兵，俄國內戰爆發時候他已經加入紅軍裏邊，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他離開紅軍。

他開始寫作很早，據他自己說他差不多在七歲時候就開始了。

一九三九年因為他對於蘇聯文學卓越的貢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頒贈給他「列甯勳章」。蘇德戰爭爆發以後，他參加了這次偉大的愛國戰爭。他寫了許多有血有肉的報告文學作品。

「妻」這部中篇小說是卡達耶夫在一九四二至四三年之間寫的。這部小說反映了蘇聯的抗德戰爭如何成爲人民的戰爭，說明了蘇聯的人民是愛好和平的富於進取精神的人民。

這部小說採用第三者的直述體材。小說的開始是他在赴前線的途中遇到一個年青美麗的女工程師彼得羅夫娜，她是到前線去看她陣亡的丈夫——一個空軍航空隊長——的坟墓的。她在前方的灌木叢裏，在蘇軍進攻的前夜斜坡下跟卡達耶夫躺着休息，她向卡達耶夫述說她的經歷。

她是個鐵匠的女兒，她述說她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前她的愉快的學生生活，富有詩意的幸福的戀愛，她和她的丈夫同學及朋友們都懷着幸福的期望，都確切相信她們的國家和她們的生活要越來越好。但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德國開始進攻蘇聯，蘇聯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痛苦，蘇聯的工業農業和一切文化建設遭受了最殘酷的破壞。這是蘇聯人民建設他們自己的幸福快樂的國家中途上遇到的最大災難和障礙。彼得羅夫娜的追述證明蘇聯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論在前方後方都有忍受這種災難的堅毅精神和克服這種障礙的決心。

彼得羅夫娜和她說到的幾個代表人物，是今天蘇聯的人民的英雄，他們創造了蘇聯有史以來的奇蹟。

卡達耶夫這個中篇小說充滿了人性味道。它裏邊有纏綿熱烈的戀愛故事，有細膩的心理描寫，有淚，有血，有悲哀，有憤怒。它不是什麼政治小說，也不是什麼戰爭小說，它是關於蘇聯人民的一部質樸散文詩。我讀過這部小說的原文以後，我由不得感覺到蘇聯這個國家的人民也同別國的人民一樣會哭，會笑，會戀愛，會幽默，會憤怒，並不是如有些人所說和所想像的蘇聯是個只有勞動的乾燥無味的國家。所以我讀了它以後我覺得蘇聯人民是充滿人性的。

妻

蘇聯 卡達耶夫著

載重汽車在破爛的路上一跳一跳地走着，彈藥敲打着箱子。我不得不時時刻刻的十分緊張，防備甩到車外去。來來往往的汽車掀起道路上濃厚的塵土，我們衝入黑雲似的令人喘不上氣兒的塵埃裏，把大衣的領子拉到腦袋上。這樣也絲毫擋不住塵埃。反而越發熱了，汗從帽邊流下來，流到眉毛上令人發癢。我看見我自己的鼻子都是黑的。每次碰觸偽裝的高高樺樹枝子時候，塵土便飛進眼裏。

天空漫佈着乾燥的，灰色的，炎熱的薄雲。四週是一眼望不盡的很高而且特別濃密的裸麥，麥色已經很白，在石板色的天空底下，它顯得越發白了。許多地方有了新的彈坑，彈坑周圍的裸麥都亂七八糟地倒着，彈坑裏邊是鐵滓子。

有時天空出現六架或九架德國的轟炸機。那時候我們的司機佩着保衛史達林格勒獎章的暴怒的青年一等兵便從窗戶探出頭去往上看。他抑制着怒火，拉開速度杆，使汽油發出最大的力量，汽車彷彿跳起一樣，更快地向前奔馳。爆炸的浪濤在後邊無情地打擊着，炸彈一個跟着一個在這條路旁邊透的麥田裏爆炸。

當汽車停下，帶着憤怒臉色的司機用水桶往滾沸的散熱器裏添水時候，我們聽見兩面不斷的大砲隆隆的聲音。

我們進攻奧勒爾已經五天了。我吃過午飯之後，從坦克軍司令部出來打算搭路過這兒的順便汽車在白天到前線去。但是因為軍隊不斷地調動，所以我的路程也完全不一定。我也沒有帶着地圖。路上走的汽車很多，但是找不到適於我坐的。有時坐上汽車，走了兩三公里，汽車拐了灣入了我不去的路子，我只得下來搶車，我站在路上舉着手，不耐煩地等着合適的汽車。我這樣換了四次車，等待的時間也夠徒步走六公里的了。最後我幸而遇到了運送彈藥的汽車隊，這個汽車隊正駛往我要去的地方。那時已將夕陽西下。離前線越近，景色越淒涼。每一步地方都現出昨天戰鬥的可怕的痕跡。風從被蹂躪的田野裏吹來了沒有清除的死屍的惡臭，這些死屍顯然在七月的炎熱裏很快就腐爛了。田野裏扔着的德軍大砲和燒焦的彈藥箱的附近有成堆的空彈壳。有時在倒臥的裸麥桿裏可以看見破壞的德國貴族子弟身上帶着的黃色和黑色的十字章，高聳的寬闊的胸部佩着卍字章。到處亂扔着破爛的銅盔，機關槍保彈帶，打穿的鎗筒，路旁蓋黑了的塵土一丈多高的野草上掛着淡綠色衣服的碎片。周圍沒有一尺地方沒有留下戰爭的悽慘的痕跡。

但是一個全被燒毀的村落出口上的一大塊土地給我留下永久的印象。灰燼還在冒烟，在厚的淡白的灰燼下邊，淺紅色的火還輕輕一閃一閃地燒着，通常大火之後剩下的只有烟鹵聳入天空。但是這兒連煙鹵都沒有了。僅有一株燒焦的樹歪斜地立在灰堆上，但是我向村落入口看見的那個地上連灰燼都沒有了。人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塊什麼東西都不能存在的地方，甚至火都不能存在。這是變成

一塊黑石頭的絕對的死地，好像灌上了熔岩一樣。這塊死石頭上邊躺着兩個德國人的屍體，那兩個屍體都腫了，彷彿是樹脂做的一樣，他們睡着破了的白眼珠子，燒焦的人參色的頭髮白地下垂着。四輛打壞的坦克相離不遠地停着，各有各的姿勢，三輛是德國的，一輛是我們的，穿着皮靴的腳從破壞的坦克窗口露到外邊，皮靴底子上有發亮的釘子。德軍運輸輪重的駑馬渾身是綠豆蠅，蹄子上笨重的馬蹄鉄已經破碎了，兩條腿顫巍巍地站着。它站在道路中間好像幽靈一樣。它不能動，汽車只好繞過它走。

三個農人——一個老頭兒，一個老太太，和一個抱着小孩的年青女人——急忙地追中和推動輕便鐵路上的手車。他們睨視那兩具死屍，他們從它們中間走過。她們幾乎是在這個死區裏跑。

村口前邊就是個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上站着一個年青美麗的女人，她舉起手叫汽車停住，她帶着皮包。她穿着一件做得很好袖子寬寬的藍色大衣，頭上包着一個入時的花格圍巾，她很注意她的外表和她所在的地方不相稱。倘若沒有蓋了她渾身上下的塵土，人們會以為她站在莫斯科斯維爾得羅夫廣場一類的電車站上等電車呢。

司機不願意額外停一次。他裝作沒有看見，他想一直開過去。我用拳頭打車廂，他才停住了。她來到車跟前，她懇求把她載走。

「你到哪兒去呢？」我問。

「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哪兒去。她臉上浮着惶惑的微笑。「我找一個部隊。但是現在部隊都在移動，誰也不知道哪個部隊在哪兒。我從今天早晨就走，但是現在還沒有找着。也許你知道那

「個部隊在什麼地方。」她說給我那個部隊的軍郵號碼。

「對不住，我不知道。」

「那可怎麼辦呢？」她有點兒失望的樣子。

「那麼你是志願投效的麼？你爲什麼不到兵役部去呢？」

「不是。我是去找我丈夫的墳墓。他是去年五月在前線陣亡的。他的墳墓一向在德國人佔領的區域裏，但是現在我們開始攻擊了。我盼望！」

「你有通行證麼？」

「哎呀，請原諒。我什麼都忘了。」

她用敏捷的動作從她的手提包裏取出通行證來遞給我。這是前方司令部發的正式通行證，上邊寫的名字是妮娜·彼特羅夫娜。

「好了。那麼你找的是個什麼部隊呢？」

「從前我丈夫指揮的驅逐機隊。那個隊裏有我的朋友。單願我見到他們，但是那兒已經……怎樣纔能見到他們呢？這兒是可怕的淒涼景象！」

她用她那美麗放光的眼睛向四面看，她的眼睛裏悲哀多於恐懼。

「你能幫我想點兒主意麼？」

「我能幫你想的唯一的主意就是你坐上這個車到我去的那個部隊的司令哨去。也許那兒有人知道那個驅逐機隊的電話號碼，那你就跟他們通話了。可是他們知道你去找他們麼？」

「他們知道。他們期待着我。」

「既然這樣，那麼你就決定罷。」

「好，我照你的主意辦。」

她堅決地撩起大衣，把腳登在車輪上。我伸出手把她拉上車來。她坐在我旁邊，坐在她的皮包上，脊背靠着車廂，腳放在裝着彈藥的箱子上，車走起來我們彷彿在淺凹裏跳躍。天黑了。黃色的月亮在塵霧迷漫的天空，微弱地放出悶熱的光來。四面八方望不盡的火看得更真了，這是退却的德軍放的毀滅農村和莊稼的火。風不斷地把焦灰氣味同令人窒息的死屍鱗骨的惡臭吹來。但是也有時有種完全不同的優美清涼的氣味一齊吹來。這是輕盈艷麗的開着花兒的蕎麥的氣味。

「你有，」彼特羅夫娜突然高聲地說，她希望在喧噪的汽車聲中我能聽見她的話。「這是我們在這兒生長的奧勒爾土地。這是俄國的心臟。細細地想一想罷。突然間——德國人來了，這些吃人的妖怪。他們爲什麼來這兒呢？他們憑什麼來這兒呢？想到這裏我由不得動怒。這些無賴想霸佔我們的土地。」她兩拳緊緊握有放在她的嘴邊，她被塵土罩成灰色的美麗的面孔朝着我，她的眼睛不動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像鏡子似地照出了四外的火燄。

「是的，我還沒有看見過他們，」她咬緊了才。她從手提包迅速地拿出了手帕，開始用力擦她的臉，彷彿在努力擦他眼睛下邊的塵土。「他們一點兒都不能白損害我們，他們必須拿出代價來，絕對一點兒不能白糟害，他們蹂躪我們每一小塊兒土地，都得拿出代價來。對於我們每一滴眼淚都得拿出代價來。你放心罷，對於每一小塊土地每一滴眼淚他們一定得拿出代價來！」

二

天空不斷地閃亮。雲裏時常有血紅色的電光閃爍。照明彈特別的亮，黃色的光掛在整個兩邊的地平線上。戰線拉長了而且照耀起來，好似一條明亮的裝有電燈的公路。

我們拐彎，下入一條黑暗的山峽，那兒有許多士兵，大砲，和坦克在迅速地祕密地移動。

一會兒汽車停住了。

「大概是這兒。」司機說，他從駕駛間出來，向四外看。

我們下了汽車，舒伸舒伸麻木了的腳。立刻有三個脖子上掛着自動手槍的三個黑影向我們來了。他們忽然開了手電燈向我們照了一下，後來就把手電燈熄了。

「我們是司令哨的斥候，」他們低聲說，「你有通行證麼？」

「有。」我說。

「你到哪兒去呢？中校同志。」

「到涅卡耶夫農場。」

「就是這兒。」

「領我見司令去。」

「這個女人呢？」

「跟我一同去。」

天空很清朗了。月光十分皎潔。山峽左面月光照得通明。右面——陷入陰影裏。他們在陰影方面領着我們走。後來我們開始往斜坡上走，白天的殘雲不時迷漫在有月亮的天空。到了斜坡中間，我們眼前是一大片濃密的叢林。叢林裏發出急速而且清晰的打字聲，一行終了了鈴聲。不慌不忙的聲音在念着：

「……逗點，從東北包圍我們選定的高地，逗點，前進到鐵路路牀跟前，逗點，那兒我們發現……」

斥候敲門，門開了。暗淡的尤綠落在我們身上。斥候站在大汽車的踏板上，汽車滿都用砍斷的小松樹枝掩蓋着。他小聲地把我們報告給汽車裏的人。

「等一等，」裏邊有個人說，而且急忙地講着：「……那兒我們發現了敵人三輛坦克和兩門自動推進砲，逗點，這是掩護退却的敵人左翼的武器，句點。進來罷！」

我們進了大汽車。暗淡的小燈下頭，桌子旁邊坐着一個女郎，她把她的生着亞麻色頭髮的腦袋伏在大安得烏德牌的打字機上已經入睡了，她利用這幾分鐘的工作的中斷睡一睡。

「請趕快進來，把門關上，你們要知道這兒敵機不分晝夜在天空裏飛。」司令說。他穿着鋼青色的防水布大衣，衣襟上掛着兩枚勳章——一枚是列寧勳章，一枚是紅星勳章，他的寬大的肩章上有坦克車標識。他不時撫摩他剃得光光顯出淡青色肥大的圓腦袋，他竭力扭動他的脖子，他伸手向我要護照，他把我的證明書接過去，拿近蓋有低罩的小燈的下邊，戴上他的角製圓鏡架的眼鏡，這樣一來，他的晒得黑紅的面孔突然顯得蒼老而且溫善了。他耐心地把我的護照從頭到尾看了兩篇。然

後把它正正地疊爲四摺交給我。

「我知道，」他說，「軍部已經通知了我。一路怎麼樣？很平安罷？路上沒有遇到轟炸麼？昨天我們行軍時有十二架敵機襲擊我們。我們損失了六個人，敵人損失了一架輕轟炸機，我們的活動就是這樣。這位女同志，你帶着護照麼？」

彼特羅夫娜從手提包裏取出通行證來。上校仍是聚精會神地看過，然後疊成四摺交還給她。上校說：

「那麼你怎樣來到我們這兒的呢？迷路了麼？請坐。」

她簡略地述說了她的經過。上校轉動黃皮匣裏的電話搖手，然後對着耳機說：

「七號說話。你們那兒跟葉尼塞能有電話聯絡麼？那麼請接上線。喂！莫斯科情形怎樣呢？藝術劇院已經恢復演劇了麼？」他轉身向我，他沒等待回答，立刻對着傳話筒說：「葉尼塞麼？這兒是第七號。你是那一位？你好麼？你已經搬家了麼？你現在是在新居裏了。你聽着，我有點兒事跟你說。你是不是期待着從後方來的朋友呢？是不是期待着呢？那麼你派汽車到我這兒來，她現在就坐在我的汽車裏，她很着急……就是彼特羅夫娜。啊，你這個；老先生，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你總該比我更知道呀。好。你那兒平靜麼？我們現在這兒就是平靜的。可是不知明天怎麼樣。再見。」

他放下傳話筒，把電話銜接鈕取下。

「彼特羅夫娜，現在一切都辦好了。明天一清早他們來接你。但是現在我不知道該怎樣安置你們。你們知道我們在行進。我們甚而連帳篷都沒有。帳篷都在第二梯隊裏。我們在小樹叢下邊睡。所

以，當然你們可以在辦公室（指大汽車裏）裏睡，但是這兒你們怎能入睡呢？一會兒是電話，一會兒是打字機的聲音。」

「不用，不用，請您不必麻煩了」，彼特羅夫娜說。「多謝您，我倒願意在露天裏睡。夜間這麼熱。」

「既然如此，我可以把大衣給你用。我這個粗布大衣在車裏用特別地熱。但是作家同志，你怎麼辦呢，我也勸你就在那個罅隙不遠的小樹叢下邊睡一會兒罷。反正將軍還沒有來。他去看他的隊伍去了。現在坦克正準備就緒發位置，將軍來到時候，我通知你。晚安。我希望你明天要得到許多印象。」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噢，我怎麼跟你說呢？我們在漸漸地進攻。敵人當然不願意抵抗，但是非打不可。例如現在他所控制一條小河，離這兒兩公里。是的，這件事當然我們不高興。我們不得不在明天請他們大大地移動移動。祝你作好夢。」

上校喚醒了女打字員。她抬起頭，用朦朧的稚氣的眼睛向四周看，擡着嘴，把手放在字盤上。我們走出車來，我們出來時候聽見他又在說道：

「紅線。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敵機很活躍，逗點。……」

月光越發皎潔了。在月光通明的天空下邊，西面的山崗黑黝黝清清楚楚地立着，山崗有偽裝的小樹叢和監視敵人的哨兵的影兒。我在轉臉旁邊的草上鋪開我的寬大的軍用大衣。彼特羅夫娜躺在大

衣的一半上，枕着皮包，屈着腿，一聲不響。我騎在大衣的另一半上，枕着軍囊。用帽子蓋着耳朵。四周還算比較安靜。這兒離敵人不過兩公里，在進攻的前夜，這不用說是最安靜了。砲火幾乎完全中止。我們跟敵人兩方一共放了幾砲。砲彈從我們頭上飛過。砲彈有規律的聲音好似信風旗的聲音。德國人大概有提心吊膽，德國人不時向我們的山崗放一兩枚重磅砲彈。在這些砲彈的討厭的爆發聲音之後，山谷裏便充滿了燒着的纖維素的氣味。然而這不是幽靜的，却是所謂威嚇砲火。我跟彼特羅夫娜都知道這種砲火把誰也威嚇不住。淡紅色的星兒從月光照耀的天空跑到遠遠的天邊去了。坦克車從遠處發來滾動的聲音。我靜默地聚精會神傾聽着這種聲音。因為疲倦，我不時吸着旱煙做的粗大的紙煙。我覺得火柴的光亮好像巨大的烟火一樣，它照滿整個罅隙，每次我吸煙把火柴打亮時候，便不知道哪兒發出了憤怒的聲音：

「怎麼儘擦火柴，這兒敵機總是在天空飛的。」

彼特羅夫娜身子翻來翻去，總是找不着一個適宜的姿勢。她坐了起來，兩手抱着膝部，後來把她的頭放在膝部上。

「你怎麼不睡呢？」我說。「睡罷！」

她抬起手來向着月光看她腕上的大手表。

「零時二十二分。」她說，她打了一個很大的呵欠。「我絕對不能入睡。」

「你斜着騎下一準就合適了。」

「我想睡就能入睡。但是現在不能入睡，你想我現在的心緒怎樣呢？現在是一九四三年六月，我

的丈夫是二九四二年三月死的。算一算：十六個月了。每天我只一心想着一件事情：我看看他的墳墓，那麼現在……你知道……甚而也許明天……唉，倘若你知道我的痛苦的經歷，你一定要感動的。你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美呀，——彼特羅夫娜突然用單純而信任的語調——只有對一個在黑夜裏半生不熟的同時又在非常的情況中的男子才用的那種語調說：「他的心地純潔，性格活潑。跟他生活在一起輕鬆愉快。我愛他，他愛我的那種巨大的雖然爲時不久的幸福落到了我的命運上，她繼續說，眼睛一直往前看，好像述說長篇的古老的故事似的。」「他是我的最好的同志，最可愛最可珍貴的朋友。他從前方給我寫的信不太多，但是他經常按照約定的時候寫來。對於我，這些信就是我的一切。靠着這些信活着。每一封信都向我證實他在活着。我覺得若沒有他的信，我就要死。有一次他的信到了來的時候沒有來。當然我從明白這就是戰爭。很早的時候，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天，我已準備應付最壞的未來。但是當這個最壞的未來成了事實時候，我不相信；他已經不在人世這個觀念是荒誕的，違反自然的，沒有概然性的。他居然死去了麼？完全不能夠，明天不能夠，後天也不能夠，永遠不能夠，我把關於他陣亡的通知，一行一行地念了好幾篇，我渾身戰慄，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後來我使失控了一切知覺。但是恢復了知覺之後，我覺得我必須趕快活動。我覺得現在就須不要失掉一秒鐘的機會跑到哪兒，往哪兒打電報，往哪兒寫信，坐車到哪兒去把這件事弄清楚。我覺得我彷彿還能救他，把他弄回來，使他恢復從前的樣子。但是當我知道這已無法挽回時候，我心裏充滿了戰慄的清醒。

「我急忙穿上瓦連基氈靴，皮大衣，戴上圍巾，拿上我的皮包，書，和鉛筆。『但是不必叫別人知道我的不幸』。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總是想著：『不必讓別人知道這個。這是我的不幸。我一切都自己處理。』但是該怎樣處理，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小心地鎖上了屋門，把鑰匙放在蔭影下的水桶後邊。我聽見女主人把奶罐拿到廚房裏。我擔心她叫我。但是感謝上帝，她沒有叫我。」

「我走到院子裏。三月已經完了。但是天氣還像一月那麼冷。我忘了我爲什麼走出屋子來。我不到大街上去，我轉了彎，走過後院向伏爾加河去。院子裏堆着過冬的雪船。我在積壓的堅硬的雪上穿過菜園向懸崖走去。『致候伏爾加河』——這是一月間我和安得烈在莫斯科分別時他說的話。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後的一句話。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我們最後一次？吻別之後。他穿着短的革面皮衣，手裏拿着小旅行包，他下了莫斯科飯店寬大的樓梯。我站在露台上往下面看，他因爲穿着皮衣和毛皮靴子而顯得肥胖的身子在拐角地方出現了，他突然站住，抬起頭來，他的藍眼睛閃爍着，他喊道：『致候伏爾加河！』他有沉重的強大的喉音，他說話真像沃羅格達人，把『O』字母念得特別重。『我一定致候！』我高興地嚷。我們最後一次說話的聲音撼動了飯店大門口的人們和過廳裏的人們。」

「我回到我們的房間裏。但是它已經不是我們倆的了。門大開着。兩個侍女者在整理牀鋪，打掃